**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题目：否定理性的“异化”**

**——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论价值**

**学 号： 1411372**

**姓 名： 张京华**

**年 级： 2014级**

**专 业： 哲学**

**学 院： 哲学院**

**指导教师： 齐艳红**

完成日期： 2017/4/21

否定理性的“异化”

——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论价值

**摘 要**：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和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着手进行社会理论批判，实证主义批判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马尔库塞认为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其实证理性对否定理性的颠覆，因而从主张实证理性的两方面代表入手。马尔库塞批判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辩证法的修正，认为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黑格尔因素，推崇实证理性而丧失了革命性；批判反对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否定的理性主义的两条阵线，法国阵线上，马尔库塞分别对孔德秩序论、进步论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实证哲学中体现出的极权主义、顺从主义、价值中立主义倾向做出了批判，另外在德国阵线上则对斯泰尔的国家实证主义哲学的权威主义实质进行了抨击。本文将通过对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批判的背景、内容、理论价值和局限做一些讨论，试图理清马尔库塞实证主义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价值，揭示其内在的理性观和否定性思想核心。

**关键字**：实证主义、实证理性、否定性

**一、马尔库塞实证主义批判的背景**

**——政治背景下的理论要求**

**（一）时代背景——法西斯笼罩下的理论阴霾**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贯穿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条线索，并且，他是在不同语境下从不同方面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批判。首先马尔库塞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的。20世纪2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大陆兴起，30年代，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专制统治之下，德国政治处于恐怖的笼罩中，在这种极权政治下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冲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尔库塞为核心人物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学术地点转向美国，马尔库塞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开始共同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并且着重对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关注自由、权威主义、大众文化和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等当时社会状态下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期的英美理论家们在西方文明的基础受到挑战甚至濒临崩塌的现状中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哲学，认为其国家理论蕴涵着极权主义的思想并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表现在对国家权利的推崇和对日耳曼民族的赞扬，理论家们认为对国家权力的推崇是法西斯主义极权的根据，赞扬日耳曼民族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德国纳粹的现实和反犹主义又恰好印证了这两点。这些指责使黑格尔哲学陷入危机。然而马尔库塞不认同这种批驳，并试图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理论来源是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使黑格尔哲学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启蒙思想的罪名，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

马尔库塞认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工业垄断和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应对这种矛盾的消解方式是试图通过极权主义统治来抑制个体自由来使社会团结起来而维持稳定。“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是废除理性准则和个体自由的典型，而这些理性准则和个体自由是黑格尔所赞扬的那种国家的基础。在黑格尔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1]](#footnote-1)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两个伟大复兴中，英国思想仍然坚持自由主义原则，而意大利的黑格尔主义则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马尔库塞对其代表人物秦梯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秦梯利的观点认为，实践就是真理本身，唯一的实在是思维活动，客体是被分解而成的主体，思维和行动、精神和实在之间的对立是无意义的。马尔库塞认为秦梯利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毫无联系，“秦梯利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否认了在真理和事实之间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对立的两因素直接同一的基础上。”[[2]](#footnote-2)这些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相背离而更接近于实证主义，并且具有极权主义的色彩，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他的著作清楚表明了意大利信唯心主义和独裁制度之间的联系。

马尔库塞在此阶段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以反对黑格尔理性观、推崇实证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早期对第一阶段的实证主义的批判之后，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实证主义开始走向形式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分析主义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而同时马尔库塞20世纪50年代又遇到新的理论难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肯定性成为单向度社会的特征之后，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历史活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性逐渐消失，革命力量似乎只存在于个体的心理之中。因此马尔库塞在理论上借助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如何解决革命意识的危机，研究个人的解放问题。由此马尔库塞又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第三阶段的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展开了对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以辩证逻辑代替形式逻辑以打破单向度思维，使之成为批判现实的革命工具。

马尔库塞认为在二战后，虽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社会不复存在，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这种极权主义的特征也从暴力和恐怖的控制过渡到不允许多向度的存在的转变。

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受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支配，社会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逐渐丧失，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便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消费主义借助大众传媒来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单向度性”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和操作主义的普遍流行，因而马尔库塞展开了对于实证主义第三阶段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的批判。

本文讨论的是在这一背景下的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3]](#footnote-3)的批判，即所谓的旧实证主义，主要文本集中在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4]](#footnote-4)一书中，不包括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哲学即后实证哲学的批判。

**（二）理论要求——批判实证主义在马尔库塞理论中具有一致性**

**1.实证理性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哲学与马尔库塞实践的辩证的理性观相矛盾，这也构成了马尔库塞实证主义批判的关键点。**

理性是西方近代认识论的重要范畴，从马尔库塞思想的整体发展逻辑上来分析，马尔库塞的理性观构成了他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马尔库塞的理性观深受德国古典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理性观[[5]](#footnote-5)的影响，并且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具有革命性、辩证性、否定性、实践性等特点，成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哲学的核心依据。

马尔库塞的理性观来源于黑格尔的否定理性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的特征可以通过某一阶段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普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把握，他同意黑格尔关于理性地位的看法，“这也正是认识和实现自身的最终目的，它存在与永不休止的一系列事件和条件中的核心，这一核心在这些时间和条件中是唯一的真正实在。”~~[[6]](#footnote-6)~~

马尔库塞的理性观具有明显的辩证性和批判性的特征。马尔库塞在提出“主体就是客体”[[7]](#footnote-7)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对黑格尔理性观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斗争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斗争关系入手，对黑格尔“‘现实’[[8]](#footnote-8)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命题做了再解释，认为现实并非都是合理的，唯有合理的才是现实的。原因在于理性和现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直接统一体，现实的和潜在的之间存在着差异，现实的生命机能不断被影响和改变，达到与潜在的自我意识中理性的一致。理性的实现就是对现实 的不断否定使自身最终符合于概念。

马尔库塞理性观的核心是自由。“理性以自由为前提条件，以根据真理去行动的力量为先决条件，以性成语潜在相一致的现实的力量为先决条件。”[[9]](#footnote-9)理性实现了自由，他在对自由的释义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个体的自由发展划分为“人与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历史过程，因此马尔库塞明确表述自由是历史的实践活动这一维度，也让其理性观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特征，马尔库塞强调理论理性应与实践理性相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理性不再仅存在于主体的思想意志的领域之中，同时也在社会组织之中得到实现，将理性从哲学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

马尔库塞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理性的扬弃来阐述自己的理性观，另一方面，他的否定性的理性观的形成是通过对实证主义理性观——实证理性的批判实现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证理性是“理性的异化”，理性概念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验主义因素占多而批判性、否定性的因素不断减少而使得技术理性大行其道，具体就表现在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实证理性。实证理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特征，接受一切既定的现存的事物，把现存事物的规律当作真理。2.理性服从于被给定的现实、试图将科学规律特别是物理学规律当作所有领域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3.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持反对态度，拒绝思维的反思因素，因而实证理性也被称为肯定理性。

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主义理性观的肯定性、顺从性，而且实证主义集中于对黑格尔的否定理性的反驳，这也正是与马尔库塞否定性、辩证性的理性观相矛盾的，“实证哲学的目的是要反对批判过程，它包含了对特定的东西的哲学否定以及恢复事实实证的尊严。”[[10]](#footnote-10)因而，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否认历史发展的否定性，使理性满足于确定的事实，颠覆黑格尔的否定哲学，导致实证理性的泛滥，成为肯定和维护现存事物、秩序的工具。实证主义理性观由此成为了马尔库塞的批判目标。

**2.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作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重点与其后期对单向度的社会理论批判和对乌托邦主义解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明显的因果关系。**

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哲学与马尔库塞以否定性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相矛盾，这构成了马尔库塞实证主义批判的另一个的关键点。

马尔库塞在他的总体性的历史性理论中提取出了否定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核心，并且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批判理论的新形势与旧形式、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唯一联系。实证主义同一性和肯定性的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之中。

在马尔库塞在思想中后期从社会批判理论到重建乌托邦思想的阶段，他首先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统治进行了批判，借助与法兰克福学派一道的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工具，其中实证主义批判作为技术理性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而后，又借助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述了自己在政治哲学以及美学等方面的乌托邦倾向[[11]](#footnote-11)，研究的方向也从哲学层面继续深入到心理学研究层面，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在其思想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理性的异化”**

马尔库塞第一次涉及对实证主义相关思想的论述是在1936年的《本质概念》一文中，他在讨论本质时对实证主义关于本质的看法做了反驳，认为实证主义不能区分本质的领域和现实的领域，对形而上学本质的反驳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对事实概念的定义不存在批判和超越的维度。“实证主义者对于形而上学关于本质的定义的反对根本上是将其自身构想为一种认识论批判：我们关于现实的经验（现实决不被等同为直接给予）完全不被解释为本体论上两种不同的‘世界’的假设，即一种通过预设事物与现象，本质与事实的对立的假设。……对于它[[12]](#footnote-12)的事实的概念，一个客体的知识的真实性不仅建立了它的‘现实’而且同时建立了它对于任何其他的现实的认知的等价。关于知识，一切事实都是等价的。事实世界，这样说来，是单向度的。是在是‘绝对实在’并且这样一来就阻碍了任何对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批判的超越。”[[13]](#footnote-13)“实证主义是一个涉及人类知识禁令的集合，打算把‘知识’（或者‘科学’）的名称限定在那些自然科学的演进中可观察到的操作活动之中。”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实证主义进行了定义：“自从‘实证主义’一词第一次被使用（也许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以来，它就一直包含着如下意义：（1）认识依据对事实的经验而获得有效性；（2）认知活动以物理科学为确定性和精确性的模型；（3）相信知识要进步必须以此为方向。”[[14]](#footnote-14)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下，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的内容包括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庸俗社会理论、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等。马尔库塞分别对实证主义的具体倾向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我们这里只涉及对旧实证主义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在现代哲学史中起源于圣西门，圣西门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人类的科学”，他赞美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工业制度，认为社会依赖于工业，并将工业秩序作为实证主义秩序的代表，认为哲学所做的就是理解和组织事实，真理需要从事实中获得，这就是他的激进的自由主义原则。此外，圣西门认为社会理论的推论也必须按照观察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以观察和事实为基础，摒弃思维科学的抽象方法等等，社会理论领域应当与物理学、天文学等完全实证化。圣西门将实证主义原则作为自身哲学体系的最终原则，他认为建立事实的序列是知识中的唯一重要的部分。马尔库塞认为圣西门的这种态度具有明显的反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因而马尔库塞将圣西门视为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在圣西门开创实证主义后不久，社会现状却从现实意义上推翻了圣西门的社会秩序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得经济进步以人的理性和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即经济的进步却导致了人的异化和倒退，这时国家保护的权威主义理论开始大行其道。

另外，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并不只存在批判的思想，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实证主义的价值。他认为在18世纪也就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实证主义是具有“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实证主义重视事实材料是对古代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上的反驳[[15]](#footnote-15)，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不能得出真正的知识也不能通达事物的终极存在，因为它被事物的概念和纯粹本质充斥着，这使得神学的意识形态禁锢和形而上学的幻想思维得到揭露与批判，大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实证主义认识基础——感性认识原则被用来当作反对专制主义制度的原则[[16]](#footnote-16)。

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的顺从性、肯定性等特征、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不足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实证哲学’是自相矛盾的。它涉及了所有经验知识的总和，这一经验知识的总和被置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谐进步的制度下。与社会是在相对立的哲学探讨被废除了。”[[17]](#footnote-17)此后马尔库塞对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是一个反对法国和德国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倾向的有意识活动”[[18]](#footnote-18)，因为黑格尔明显的否定倾向使得他的否定哲学成为实证主义批判的主要目标。作为黑格尔的否定哲学的核心——“理性”成为实证主义的主要批判目标。“实证哲学被认为是要从整体上战胜否定哲学，也就是说，要废除任何把现实从属于超验理性的作法。并且，它将引导人们去观察和研究被普遍有效的规律所控制的作为中立客体世界的现象。”[[19]](#footnote-19)

马尔库塞认为主张实证理性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两一方面则是以孔德、斯泰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其中实证主义哲学家是从两条针线展开对否定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的，第一条路线是法国路线，即以孔德为代表反对法国的笛卡尔传统和启蒙运动思想，另一条路线是德国路线，以谢林[[20]](#footnote-20)、斯泰尔为代表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抨击。

**（一）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修正**

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全部意义上主张实证主义的派别，但是他们在论述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制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时表现出了明显的实证理性的特征。 修正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础，而是通过机会主义的策略反对“马克思理论中的乌托邦思想的残余”，马尔库塞认为第二国际的实证理性的根本错误在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因素。

 这首先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中，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都主张以自然主义规范来取代批判的辩证法理念，维护事物的现成状态并认为这种状态能够使得社会想一个既定的合理的方向进化。修正主义者主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走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但仍旧处于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框架之中，也正因为如此，辩证法成为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不可靠的因素”。伯恩斯坦认为辩证法思维的不可靠的原因在于“从事物的特殊性获得的不适当的抽象”[[21]](#footnote-21)，逻辑要与现实的经验和科学的逻辑相符合，社会发展若不与科学相符合则成为了空洞的主观臆想， “纵令确是事物常在现实中，但超越了我们能凭经验确证的事实的范围而思考，我们就会立刻陷入衍生的概念的世界。我们在这场合若是遵从黑格尔所拼凑的规律，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上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22]](#footnote-22)因而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否定哲学，反对辩证的否定的观点，主张要想理解世界就必须接受世界是一个“现成的客体和过程的复合体”的前提假设。另一位代表人物考茨基则认为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种“特殊规律”与科学的自然规律是等同的，二者之间没有区别。

马尔库塞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收到了卢卡奇的影响，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黑格尔辩证法因素相违背，是退回到了对资本主义的肯定上去了。“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23]](#footnote-23)

马尔库塞认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坚持以常识为认识的研究原则，屈从于事实的权威而丧失了革命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歪曲，他们将作为社会理论的历史提升为科学并赋予其必然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并归纳为自然科学，并用实证主义的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对实证主义者反对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批判**

**1.马尔库塞对孔德的社会实证哲学的批判**

实证主义概念是孔德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创立的[[24]](#footnote-24)，使得哲学由传统的认识学说转向科学学说，并由此开创了社会学理论。孔德创立实证哲学概念就是在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证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观察和感觉经验去认识事物的实证原则，而这个原则的直接来源就是经验主义。

孔德作为马尔库塞所说的批判的理性主义的法国路线的代表，正处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的安定状态成为奢侈，因而孔德在其哲学体系中强调秩序。在哲学发展中，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和形而上学哲学进展得如火如荼，而传统的神学则原地踏步，其愚昧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与此同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在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刷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孔德认为本体论模式的衰落得益于两种精神的发展：“一是来自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科学推动，二是归功于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推动。”[[25]](#footnote-25)孔德认为法国社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进行科学和普遍理解力的改革。

首先马尔库塞对孔德实证概念的含义即实证主义理论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批判。孔德作为实证主义概念的创始人对“实证”一词的含义进行了定义和分析，概括而言：与虚幻相反的真实[[26]](#footnote-26)，与无用相反的有用[[27]](#footnote-27)，与犹疑相反的肯定[[28]](#footnote-28)，与模糊相反的精确[[29]](#footnote-29)，这四个基本特征，以及第五个不常用的特征：作为否定的反义词的实证。孔德认为实证哲学标志着现代真正哲学的一个突出的属性，同时表明从实证的性质来说，它的使命主要是组织，而不是破坏。马尔库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实证主义仍然不接受正确的需求并且排斥任何推翻社会秩序的行动，但是社会学依旧被拘束在了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事实材料上，孔德的“作为否定的反义词”的实证奠定了反对理性主义否定倾向的社会理论的基本结构。

**（1）对孔德秩序论的批判——极权主义的泛滥**

马尔库塞认为，“在孔德的社会学中，观察代替了理论思考，这意味着对秩序的强调代替了秩序中造成的任何分裂；意味着自然规律的权威代替了自由活动；意味着统一代替了无秩序。”[[30]](#footnote-30)孔德的秩序概念是实证主义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成果就是创造了一个“拥有对名称、符号、和标志进行精心的宗教解释的宗教体系”[[31]](#footnote-31)。孔德在阐述他的思辨三阶段理论时认为，“新学派[[32]](#footnote-32)的目标是通过唯一能克服基本混乱的途径，最终消除混乱，为此它首先需要不断维护内外的物质秩序，没有这一点，任何人真的社会思考都不可能被适当接纳，而且更不可能被充分酝酿出来。”[[33]](#footnote-33)即主张实证理性需要在道德混乱中维持秩序，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因而是“秩序的基本理论”。

马尔库塞对孔德的社会秩序论的批判的着眼点在于，孔德的秩序概念在其实证主义的社会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极权主义的内容，主要批判的内容是孔德的社会静力学，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社会学的本质就是社会静力学。“孔德的社会静力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的基本秩序及某个特定整体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4]](#footnote-34)。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是抽象和贫乏的理论，这表现在两个命题上：“第一，人们需要为幸福而工作；第二，一切活动都揭示了，它们是被自私自利所推动的。”[[35]](#footnote-35) 孔德认为，因为实证主义所具有的现实性，因而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实证精神认为，单纯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36]](#footnote-36)这与孔德对实证主义概念的“与无用相反的有用”也具有一致性，“从哲学上讲，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状况。”[[37]](#footnote-37)这就可以联系到孔德的人性结构[[38]](#footnote-38)的学说，孔德将人性结构即个人存在方式的论述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将个人精神和现实生活投射到社会上，孔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社会秩序稳定的实现过程中使人们放弃追求抽象的思辨的逻辑推理，转向实证精神，而马尔库塞认为这是以个人的现实和精神自由的限制和牺牲来换取社会的秩序。

 “实证主义政治科学的原则性使命就是要在各种要做的不同工作和为公共利益而熟练地运用自我利益这两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平衡。”[[39]](#footnote-39)马尔库塞认为要建立这种真正的平衡，就需要运用强权。通过强权来使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集体利益以达到社会稳定下个人的相对自由——“强权庇护下的快乐”[[40]](#footnote-40)。因而马尔库塞由此将孔德的实证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实证主义的这种秩序论下导致的极权主义和对权威的崇拜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孔德极权主义的秩序论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统一科学”。马尔库塞探讨孔德思想中的哪一原则成为秩序的守卫者的时候，提出了是“想象服从于观察”、“概念服从于事实”的原则，马尔库塞将唯心主义者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做了对比来对孔德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做了批判，首先马尔库塞从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确定”得到概念的理解出发批判了实证主义对于思维自发作用的错误认知。唯心主义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确定性的依据是思维者的主体自由，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性的普遍性，而实证主义放弃思维的自由主体而是转向了感觉的观察的主题，抛弃了思维的自发作用。另一方面对批判了实证主义的肯定理性的自然必然性。唯心主义者主张思维的自由自发性而认为是人类所不能观察和证实的某些因素构成了世界的决定部分，同时认为真理不是从如事实材料等外在来源得来的，而是在思维和存在、理论与时间等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被发现，强调思维在获得真理中的地位，认为思维的作用不仅仅是收集并秩序化事实并且在能够形成在思维活动成为可能的质，我们可以发现思维是与自由内在的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从自然必然性方面对社会理论的禁锢。而实证主义则排斥唯心主义的观点，实证哲学在研究社会理论的领域强调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同，将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思维应用到社会理论研究上去，通过从孔德理论的整体逻辑考虑，他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应用于社会理论，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论的地位，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形成一种“统一科学”，但是马尔库塞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实践被扼杀了。

所以马尔库塞认为孔德构建的这种权力实证理论，其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做辩护，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来实现社会的秩序稳定，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且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

**（2）对孔德社会进步论的批判——“听天由命”的顺从主义**

孔德的社会进步论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动力学中，孔德的社会动力学是探讨人类的进化方向和社会的发展速度、规律等的学说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规律的代表就是他的思辨三阶段[[41]](#footnote-41)的学说。孔德在他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所有的思辨（个人或群体的）都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的三个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神学阶段[[42]](#footnote-42)——临时和预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思辨倾向于解决最不可解决的问题，例如世界的本源，是超出人类的智力范围的对绝对知识的探索，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思辨拥有了对世界现象的最初的基本的直觉的认识。形而上学阶段[[43]](#footnote-43)——解体性的变化阶段（过渡阶段），孔德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并没有发生向神学阶段与实证阶段的突变，是处于中间的过渡阶段并且在实质上更接近于第一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中的思辨仍然倾向于绝对知识的基本性质，但是对绝对知识的解答手段发生了变化，即对于世界的本源和存在的本质等问题形而上学不再采用神学的超自然的解决方法，而是用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替。第三阶段——实证阶段在实证阶段，为了克服倒退学派的神学精神和批判学派的形而上学精神这两种极端观点的各自缺陷和无谓斗争，就必须实现秩序精神与进步精神的伟大结合，而只有实证哲学才能同时满足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秩序与进步两大基本条件的要求。”[[44]](#footnote-44)人们开始不再追求绝对知识而是重点探索真实的现存的观察领域，“自此以后，思辨逻辑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承认：范式不能严格缩简为某个事实（特殊事实或普遍实施）简单陈述的任何命题都不可能具有实在的清晰含义。”[[45]](#footnote-45)“因此，纯粹的思想服从于观察的科学。

与人的思辨三阶段的在人类精神层面的进步相对应，社会的进步状态也分为三部分，即与神学状态相对的“神学和军事的社会制度”阶段，与形而上学阶段相对应的“批判的时代或革命的过渡”阶段，与实证哲学相对的“科学和工业”阶段。孔德认为社会静力学因为具有“进步”的观点，因而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动力学。原因在于孔德认为，社会静力学中所强调的“秩序”是“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终目的。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进步思想是特定的秩序机制的一部分，孔德并不是拒绝变革而是通过稳健地进步，这种进步实际上是使秩序更好的保持稳定而不可能摧毁现存的秩序，所以社会动力学的实质就是和谐进化。

马尔库塞批判了孔德“听天由命”[[46]](#footnote-46)的观点。孔德为巩固社会公共秩序而提出“听天由命”的观点，倡导保持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追求和制度不变的希望，孔德说明了他听天由命观点的必然性，科学秩序和社会秩序是一个整体，实证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强化这一秩序，而实证主义正是反对革命原则的并且可以证明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政治变革都是不必要的这一观点，巩固所有现存的权力，这也符合孔德对于实证主义“使命是组织而不是破坏”的性质。马尔库塞认为这是完全的顺从主义，也是对否定理性的颠覆与摧毁。“孔德的社会学仅限于注意和分析特定的社会现象，从不敢超越这些特定的社会现象，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竭力使理想符合这些特定的社会现实，消极地适应现存社会，与现实妥协。”[[47]](#footnote-47)

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社会动力学的进步思想从实质上排斥革命就是一门排斥革命的思想，反对对社会制度的整体变革，“它的观点本质上就是‘把国家的每一状态假定是进步社会的必然结果和持续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动力’”[[48]](#footnote-48)。马尔库塞认为社会动力学的基本规律就是人类从低级的生命体进化到具有更高级的“精神和社会”的能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权力的不断增长，而实证主义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是为克服秩序上的障碍，实证主义从自由主义变为了极权主义。

**（3）对孔德相对主义的批判——否定价值判断**

“孔德论述到，实证主义最终决定性的方面，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它的‘无论在哪儿都以相对联系代替绝对’这一倾向。”[[49]](#footnote-49)马尔库塞认为孔德实证理论体系中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并没有做到一致，但是认定事实的特定关系有效性的因素的得到了保留，那么这就要求理论的相对性。

马尔库塞认为孔德的相对主义是方法论的，孔德的社会学所包括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的规律只能通过科学观察才能得到，那么科学观察所得到的知识要与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得到当下的实际的真理，也就是“完善知识的获得与科学进步的实现相一致，先在于这一完善之前，所有知识和真理都不可变的倾向于与精神发展已达到的水平的联系”[[50]](#footnote-50)。因而实证主义的概念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证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孔德认为理论上的相对主义就是科学，相对主义的性质就是否定价值判断的，因而实证主义社会学对待价值判断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事实来对待。马尔库塞认为孔德将社会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使得社会学脱离了与社会的价值联系，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的价值问题，比如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其错误在于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的关系，抛弃了主体性和价值的维度。

马尔库塞批判了孔德对于“完善”的论述，在历史的发展阶段中不断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因而后一个发展阶段包含了前一个发展阶段所没有的新经验和新真理，但是孔德认为他的发簪概念不排除完善，因为他认为人和他所具有的能力的基本条件虽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了，“但能力的进步本质上讲是发生在科学、艺术、道德和类似社会条件的逐步改变的其他领域内的”[[51]](#footnote-51)，因而确立新秩序并不在这些领域之内因而也是没有必要的，因而马尔库塞认为，“因为每一个建立的政府形式都有与它相对的权利，那些持有绝对主义观点的人则把此成为是虚假潜在的确定。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因而在‘权威的实证理论’中结束了。”[[52]](#footnote-52)

**2.对斯泰尔的国家实证哲学的批判**

否定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的德国路线完全不同于法国路线，法国路线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过程而德国在政治上的王权复辟使得专制主义大大强化，资产阶级难以发展，代议制形同虚设，社会是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专制主义的胜利。统治者排斥自由与理性而是希望用一种实证主义的原则来使国家保持稳定，因而相对于法国的社会哲学，德国兴起的是国家哲学，并且黑格尔的否定哲学冷落，德国开始兴起国家实证主义哲学。斯泰尔的国家实证主义哲学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马尔库塞认为斯泰尔是代表君主制的保守主义，要求独断的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

**（1）斯泰尔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抨击——权威主义的膨胀**

马尔库塞认为斯泰尔的国家实证主义哲学从整体上是一种反理性的权威主义，并且在其思想体系中要求这种权威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发展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出斯泰尔代表的是君主制的保守主义，其政敌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威胁到贵族统治和君主制国家统治的革命，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反理性主义的权威主义的目的是为理性主义所无法辩护的统治基础而服务的。相应的，他认为理性主义就是革命的发源地，而德国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因而他对黑格尔的否定理性进行了抨击。

马尔库塞列举了斯泰尔对黑格尔的否定理性的攻击，“黑格尔理论是‘一个敌对力量’，本质上是具有‘破坏性’的。他的辩证法取消了特定的现实，他的理论‘一开始就拥有革命性’的基础。他的政治哲学，并不能证明主体和‘至高无上的个性，即上帝、国王、权威（God-King-authority）之间的有机统一’，因此它摧毁了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53]](#footnote-53)斯泰尔认为理性主义包含“虚伪自由”的原则，保留了革命中的因素，因而倾向于变革。

斯泰尔攻击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落脚点在于他认为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以普遍性[[54]](#footnote-54)为主，不能阐述构成现实秩序的特殊事实，因而对特定的个体的内容没有研究，而这正是斯泰尔所重视的真正的内容。他反对理性主义的个体理性推导出法律和国家的理论的自然规律的理论，即主张社会所应用的原则不能以个体理性为标准制定，自然权利不能取决于个体的特定权利，因而他进而发展出自己的主张，赋予个体的更高的权利。他也就因此驳斥了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

另外，斯泰尔还在证明财产的核心的过程中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财产所有权这个权利的意识的来源入手，理性主义认为财产所有权是通过人的意志而产生，那么他便得到“共产主义是正确的”此类观点，因此他认为应当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体系中驱除理性主义的观点，斯泰尔在政治哲学方面试图证明现实的事实材料才是真正的事实材料，其方法是使人类的理性和意志都依附于在事实材料的权威之下。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方法尽管通过不同的途径，但都是在上帝的戒律中寻找社会和政治的秩序，使得国家和权威包含神学的维度，而特殊的权威或者法律都可以通过神的指导，将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神权联系在一起了。

**（2）“具体个性”理论——个性权威对理性的抛弃**

马尔库塞从斯泰尔不成熟的个人主义入手，分析斯泰尔的个性理论。在斯泰尔的个性化哲学之中，“个性”上升为“原始存在”、“基本概念”等，并且因此产生了人类学的概念，他提出这样的主张，每个个体无论等级高低，其情感及权利皆被集体所关怀，这看上去是进步的想法但其实质上却与表面意思完全相反，个性实际上被控制在神权和君权之下，是在强权关系和王朝复辟下发展个性的，斯泰尔实质上仍然是反理性主义的。

在批判黑格尔的普遍性之后，斯泰尔试图建立“具体个性”理论来取代黑格尔的抽象的普遍性，他主张世界存在的具体物质是个性而不是理性，在这种设定下，世界上的政治或者现实的不平等以及差异性直接被设定为个性。马尔库塞分析了斯泰尔的国家实证哲学的基本趋势，“具体个性”理论作为普遍原则使得社会的统治也都具有一种“个性”，也就是具有了个性权威。这就意味着不管市民秩序或者代议制政府是否存在，君主制的至高无上性和存在的必然性就被证明了，这依旧是斯泰尔为君主制的辩护。

最后，马尔库塞分析了斯泰尔的国家理论。斯泰尔将社会关系转化为道德关系将国家定义为“在权威统治下人民的统一体”，并认为国家的两个目的是统治（确立权威）和保护民众、服从上帝。国家不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并拥有高于个人的权力，“所有的统治都要使那些被通知的存在接受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55]](#footnote-55)，这是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彻底颠覆。在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方面，斯泰尔将国家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之中脱离出来，认为国家和社会不依靠个人产生，保护国家和社会的权利也是从独立于个体意志的，人类的自由存在的权利被剥夺，被迫依附在权威和秩序之中，理性屈从于服从，自由主义被压迫殆尽。

最后马尔库塞对斯泰尔的国家实证主义哲学进行了总结：“在其所有方面，斯泰尔的哲学尤为显著的是抛弃了进步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城市黑格尔体系为了某一社会所极力拯救的，这一社会就是这些概念从中产生并在后来被否定的社会。理性被权威所取代，权利被义务所取代，个体被置于一个实在化的整体不容怀疑的怜悯之下。斯泰尔的法哲学汇集了某些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规范化了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也将斯泰尔的国家实证主义哲学中的恐怖的权威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通过证明斯泰尔的实证理论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颠覆使得黑格尔的否定哲学摆脱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渊源关系。

**三、马尔库塞实证主义批判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局限**

**（一）理论价值**

美国学者马丁·马托斯迪克在为他人著作的前言中曾谈到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应当得到关注的理由：“（1）马尔库塞的姿态，既在形式上又在实质上让他的出发点的持久力量备受关注；（2）这些马尔库塞式的开端引导我们确立批判理论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3）回归马尔库塞的道路指明了新批判理论的未来。”[[56]](#footnote-56)可见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作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支线之一的实证主义批判所具有的理论价值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马尔库塞一直受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对于实证主义的实证理性的肯定性的批判就集中现实了他的批判的精神，“如果批判理论不想改变可怕的事实，它就必定会把极端自由和剧烈的分化纳入到自己的框架之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顾风险，这样来定义自由：即自由从未出现过，还未被意识到、认识到。”[[57]](#footnote-57)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对于实证主义对黑格尔的否定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面对排斥否定性，使理性服从于现实的本质上保守，维护统治稳定的实证主义，对其做了多方面的多角度的深刻批判并且正面阐述并维护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正确性和革命性。从实证主义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下的文化渗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多样性和多角度。

**2.人本主义价值。**马尔库塞在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推崇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重视个体思维的自由发展，对个性、理性被现实的事实材料取代做了批判，“马尔库塞指责实证主义者放弃人的潜能，只重视现存的事实，而黑格尔的现实概念绝不等于现存的一切。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揭示了现实与现存的一般关系，实证主义的缺陷恰恰在于承认现实和思想的直接的无差别。而人的潜能存在于思维与现实的差别之中，只有认可这一潜能，才会承认人将从不完善走向逐渐完善，从异化走向全面发展。”[[58]](#footnote-58)

**3.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对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的捍卫，另一面是福柯与后现代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抨击。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对作为批判的、理性的从而是激进的视角下的辩证法的捍卫。”[[59]](#footnote-59)马尔库塞以否定为主题和核心的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新左派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尔库塞在批判实证主义中的基础，在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性为核心的思想成为他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立足点，例如在阿多诺通过否定思想来针对形而上学及其认识论作出批判，在他看来，“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内核的同时也是克服异化和物化的一种手段。

**（二）局限**

**1.马尔库塞包括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都是不彻底的。**首先，批判过程并未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尔库塞在对孔德的社会秩序论的社会静力学中对于统一科学的批判以及对于孔德相对主义的价值中立的批判，都是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出发来驳斥实证主义，以思维的自发性为论点而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另外也没有区分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区别，对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实质剖析不够明确，没有分析出实证主义是混淆而主客观的对立而把物质世界归结为感官经验。

**2.马尔库塞理论实据不足，且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存在偏差。**且仅是对理论的批判，没有提出取代的理论体系，也不具有实践意义。“马尔库塞的这些观点同事实并不符合，因为把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顺从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是根据不足的；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描述，也是不符合于黑格尔的本来面目的，这种描绘正是早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描绘。”[[60]](#footnote-60)马尔库塞从人本主义出发对形而上学、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批判略显幼稚，没有深入到科学主义的逻辑内部对其进行反驳而是更注重于从人生意义和思维自由程度方面，没有理论深入。

**3.从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其理论的批判看其局限性。**

实证主义哲学家胡克反驳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是排斥革命性的观点并对马尔库塞的理论做了批判。20世纪60年代科莱蒂批判马尔库塞的关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学说，认为马尔库塞的否定性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对世界的消除”，因而是一种反抗人类实存的哲学。科莱蒂将反抗投射到黑格尔的“对有限与尘世世界的陈腐精神之蔑视”[[61]](#footnote-61)上，他将马尔库塞的实证主义批判学说定性为“对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反应”[[62]](#footnote-62)，他认为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马克思主义维度的，而仅仅是对科学技术的攻击。

**结语**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中具有重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马尔库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并不算非常突出的一位哲学家，但是他的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却在他整个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理解他的整体思想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因而本文对他的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做了简单的背景和内容介绍，并对其理论价值和局限做了评价，试图理清实证主义批判在其思想体系中的逻辑方向。马尔库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展现了批判精神，并且为后来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乌托邦思想打下了思想基础，尽管批判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论据不明、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其在实证主义批判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理论中表露出的人本主义关怀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影响。在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得实证主义仍然在主流思想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也可以从其批判实证主义的思想找到当代社会需要借鉴的观点。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the industrialized society of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Frankfurt school got down to start their critical theory, Positivism criticism was a significant clue of it. Marcuse thought that the problem of empirical positivism was its empirical reason w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to negative reason, therefore, he began with analyzing major representatives of two aspects. Marcuse criticized Bernstein and Karl Kautsky, the representatives Vulgar Marxists who revisioned the dialectics,he regarded them as abandoning the hegelian elements of Marxism, revering empirical reason so that los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Marcuse criticized two alignments of Positivism philosophers who criticized negative rat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to the French alignment, he criticized totalitarianism, conformism, value neutrality in Auguste Comte’s Social Positivism of the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statics, social progress and relativism.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German alignment, he criticized the authoritarianism in Styre’s National philosophy of positivism.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ckground, conte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limitation of Marcuse’s critical theory of positivism and try to clarify the inner logic and theoretical value, revealing Marcuse’s inner view of reason and negativity core.

**Keywords**: Positivism, Empirical reason, Negativity

**参考文献：**

**论著类：**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4.【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杨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6.【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7.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评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8.谢玉亮：《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9.章忠民：《黑格尔理性观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mayfly books,1969

11.E.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 1899

12.Auguste·Comte：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pp.142 f.

13.Wilkerson &Parise, New Critical Theory—Essays on Liberation, Lanham, Rowman& Little field publishing, 2001

14.Horst Kurnitzky& Hansmartin Kuhn, Das Ende der Utopie, West Berlin, 1967

15.Herbert Marcuse, On Liberation, Beacon Press, 1969

16.Colletti·Lucio．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New Left Books，1972

**论文类：**

1.祁靖贻：从自由理性到社会批判：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解读,东北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

2.杨深：简论孔德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9月第5期

3.凯文·安德森：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的一种批判式阅读，蒙木桂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footnote-ref-1)
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footnote-ref-2)
3. 实证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30~40年代，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即通常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知识对感觉经验的描述、整理；第三个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实证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 [↑](#footnote-ref-3)
4. 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一书中明确的表达了讨论三个理论问题，分别是澄清黑格尔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批判实证主义。其中批判实证主义也是对第一个问题的一个理论解决方法。 [↑](#footnote-ref-4)
5. 黑格尔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理性展开的，理性、灵魂和辩证法否成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框架，黑格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和努斯的理论传统，通过批判改造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确立了理性的努斯原则作为理性的自我超越性和历史超越性，将逻各斯原则作为逻辑规范性、包含个别的普遍性，有机结合在理性概念中。 [↑](#footnote-ref-5)
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footnote-ref-6)
7. P23主体不仅是认识论上的自我和意识，而且还是一种处在矛盾过程中的自我发展的统一体的存在方式， [↑](#footnote-ref-7)
8. 在黑格尔的概念体系中，“现实”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没有被理性规范的现实从根本上不是现实。“‘现实’并不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一切（实际存在的一切更应该称为现象），而是仅指在形式上和理性原则相一致存在的一切。”除非现实自身变得合乎理性，否则理性就不能主宰现实。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footnote-ref-8)
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footnote-ref-9)
1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footnote-ref-10)
11. “乌托邦的可能性潜在于技术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这些力量若在全球范围内的道理幸运呀，在可见的未来就可消灭贫穷和匮乏。” Herbert Marcuse, On Liberation, Beacon Press, 1969, p4 [↑](#footnote-ref-11)
12. 指实证主义 [↑](#footnote-ref-12)
13.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mayfly books，1969，p47 [↑](#footnote-ref-13)
1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155页 [↑](#footnote-ref-14)
15. 实证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明确反对形而上学沉思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所有形式的反思，理由在于这些反思不能通过显示的事实材料为基础而得出，也不能通过事实材料而被证伪，仅仅是通过纯粹的抽象思维。 [↑](#footnote-ref-15)
16. 实证主义对神学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具有冲击性的打击，是对人们的思想的解放，冲击了专制主义统治的思想基础。 [↑](#footnote-ref-16)
17.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footnote-ref-17)
1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footnote-ref-18)
1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footnote-ref-19)
20.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为对谢林的实证哲学作出论述的原因做出了说明，其原因在于他认为谢林的实证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发展没有关系。 [↑](#footnote-ref-20)
21. E.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 1899，p26 [↑](#footnote-ref-21)
22. 【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杨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页 [↑](#footnote-ref-22)
2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 [↑](#footnote-ref-23)
24. 实证主义最终将其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在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和原子论等流派的哲学家残篇或者著作中都可发现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footnote-ref-24)
25.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年版馆，1996年版，第38页 [↑](#footnote-ref-25)
26. “‘真实’就是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而不是去关心无法渗透的神秘。”经验主义和现象主义是孔德思想的源泉，因而孔德反对纯粹的想象居于操纵地位而主张理性地位的提高，反对本体论，认为我们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是现象或者由现象引发的结果，同时这种结果应当是可观察和可感觉的，而不是“虚幻”的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26)
27. 实证概念的有用的概念设置体现了孔德的实用主义思想，即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状态，另外还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类的思维主张对个人和社会集体的利益的促进，此外他还强调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是一个坚定“社会唯实论者”他批判了形而上学构建的利己主义的体系，认为这伤害了社会的集体利益和人类整体的利益，主张利他主义。【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27)
28. “肯定”是孔德实证概念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孔德认为人类在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注重对绝对知识的探索，然而经过千年之余的争论仍然不能获得确切的知识，这就导致了“无用”，因而孔德主张搁置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关注人类理智能够达到的实际问题。“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宜于人类的童年阶段），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够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footnote-ref-28)
29. 孔德所认为的精确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精确不是指的与自然科学完全等同的公式式的精确，而是与对待观点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相对的人们研究社会科学时应当持有的明确清晰的正确态度。【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footnote-ref-29)
3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footnote-ref-30)
3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footnote-ref-31)
32. 指实证哲学阶段 [↑](#footnote-ref-32)
33.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1页 [↑](#footnote-ref-33)
34. 侯钧：《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footnote-ref-34)
3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footnote-ref-35)
36.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 [↑](#footnote-ref-36)
37.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37)
38. 孔德的人性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家庭和社会。个人是社会构成的最小因素，个人的特性决定着社会的特性；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是一个由家庭组成的有机整体，协调不同的分工。 [↑](#footnote-ref-38)
3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footnote-ref-39)
4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footnote-ref-40)
41. 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代表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对自然科学进行了类别的划分，建立起以《百科全书》为标志的知识体系。在实证哲学方面，圣西门最早提出了建立实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设想。孔德受到这两方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思辨三阶段的社会进步论。孔德的三阶段理论与前两者相比的优越性在于：1.将各门学科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排列成有序的整体，并且在三者之间存在发展的逻辑顺序。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以此为基础创造了具有科学的实证性质的社会学。 [↑](#footnote-ref-41)
42. 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形式是拜物教，将生命赋予实在的物体，是神学哲学的初级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多神教阶段，用自由的思辨代替了本能和感觉，将生命投射到虚构的存在物上而不再是实在物体。神学的第三阶段是一神教阶段，这一阶段中理性越发限制多神教阶段想象的支配地位，认同自然现象服从于一定的规律的感觉不断发展。 [↑](#footnote-ref-42)
43. 孔德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孔德认为形而上学的过渡阶段意味着其自身面临趋向于神学状态而维持原秩序还是完全推翻摆脱神学统治的选择，形而上学就其性质而言只能对思想或社会进行批判却不能够形成任何属于自身的东西，其思想中依旧残留神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却失去了活力和稳定性。因而他认为形而上学阻碍了实证观念的发展，他认为形而上学在最初对社会思想自由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精神介入使得神学从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促进了神学体系的瓦解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到后期其效用不断萎缩，因为未脱离神学系统的框架，其僵化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人们思维逻辑的优先权并且阻碍了实证主义思辨体系的建立，无法达到理性状态。 [↑](#footnote-ref-43)
44. 杨深：简论孔德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9月第5期，第45页 [↑](#footnote-ref-44)
45.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footnote-ref-45)
46. “真正的听天由命，即坚定不移地忍受必然的苦难，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偿付的念头，仅能产生对通知各种自然现象不变规律的深沉感觉。” Auguste·Comte：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pp.142 f. [↑](#footnote-ref-46)
47. 谢玉亮：《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footnote-ref-47)
4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footnote-ref-48)
4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footnote-ref-49)
50.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footnote-ref-50)
5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footnote-ref-51)
5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footnote-ref-52)
5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footnote-ref-53)
54.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哲学，这在他关于理性确定性实现自身的真理性的描述中充分体现出来。人必须被提高到普遍性，以便使他的追求和抱负与普遍的善相符合，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普遍共相、逻辑普遍性的真实表达……理性就是自在自为存在着的普遍性。”章忠民：《黑格尔理性观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footnote-ref-54)
5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footnote-ref-55)
56. Wilkerson &Parise, New Critical Theory—Essays on Liberation, Lanham, Rowman& Little field publishing, 2001, p70 [↑](#footnote-ref-56)
57. Horst Kurnitzky& Hansmartin Kuhn, Das Ende der Utopie, West Berlin, 1967,p14 [↑](#footnote-ref-57)
58. 祁靖贻：从自由理性到社会批判：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解读，东北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年，第21页 [↑](#footnote-ref-58)
59. 凯文·安德森：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的一种批判式阅读，蒙木桂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P151 [↑](#footnote-ref-59)
60. 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评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8页 [↑](#footnote-ref-60)
61. Colletti·Lucio．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New Left Books，1972,p130 [↑](#footnote-ref-61)
62. Colletti·Lucio．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New Left Books，1972,p131 [↑](#footnote-ref-62)